

在埃塞的日子里

——一位援外医疗队队长的手记

■张朝阳



患 AIDS 的儿童正在接受治疗



患 AIDS 的儿童正在接受治疗

(二十七) AIDS 高发的埃塞

每次到 ICU 查房,看到那个五岁的儿童,我就心疼。上周刚死掉一个六岁的患 AIDS 的儿童。这个病床似乎是为埃塞艾滋病儿童准备的,一个接着一个。我们医疗队到提露内丝-北京医院工作快十个月了,光 ICU 收治的艾滋病儿童就有六个,更不要说成人了。因为我监管着医院的 ICU 病房,从日常工作来看,我感到 ICU 病房的医护人员的救治能力不强,所以我不放心这些个危重病人,想为他做点啥。

我查阅了相关资料,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人口是 9600 万人,患 AIDS 的病人是 300 多万,人群患病率大概是 3%多一点。医院就诊的病人中,大概有 20%患有 AIDS。有传言说是 50%,听说后我着实吓了我一跳。而埃塞政府规定,为了维护病人的隐私不准给就诊病人检查有关 AIDS 项目,这大大增加了医护人员的职业暴露风险。我问医院的 CEO 阿拉姆尤先生,他告诉我医院的外科和妇产科医生都

遭遇过职业暴露,无一幸免。有的甚至暴露过五六次,好在医院对医护人员职业暴露后的处理快速而有力,一般不到半小时就可用上药。

2003 年国际艾滋病署在中国河南要搞一个 CPAR 项目,我有幸被选中而有机会到 NIH(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)进行有关艾滋病知识和技术的培训,这回来埃塞刚好派上用场。但住 ICU 的病人一般都是 AIDS 晚期,经常是 No money! No family!除了组织医护人员尽量救治,别的我也无能为力,可惜病人最终还是离开了。看着这些可爱又可怜的儿童一个接一个的死去,我的内心非常痛苦。

好在埃塞的群众大都信教,死了也就是主和上帝把他召唤去了,家属及当地医护人员也不会特别忧伤。但我不行,看到这种情境,内心总有一种伤痛,同时也祈祷这些病人特别是儿童能在天堂里快乐!

(未完待续)

《观看之道》:自拍时代我们如何观看自己



《观看之道》
[英] 约翰·伯格 戴行钺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自拍开始流行于 2010 年,那一年苹果的 iPhone4 手机配备了性能良好的前置摄像头,然后其他善于模仿的手机迅速跟上了这个潮流。现在各种拍照手机、美颜相机以及各种滤镜之类的东西,让自拍变成了艺术,催发了一个自拍时代的流行。

自拍最常用的姿势是仰视四十五度,在一臂之内为你自己或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拍摄照片。自拍因为通常把焦点聚集在脸部,所以为了让自己的脸型更

好看一些,通常还会有一些辅助表情,比如要稍微撅嘴,或者鼓腮,还有人习惯性比画剪刀手——这就是全世界最流行的自拍姿势。

自拍相对于其他拍照姿势,一个本质的变化在于,自拍更接近于自我建构的镜像。当我们照镜子时,我们从中发现自我,而当我们自拍时,我们在建构一个新的自我。自拍以及美颜相机的流行,让自我更加自恋,自恋到把自己变成社交的中心。

智能手机对手机功能一个最大的拓展就是,从单纯地打电话进行沟通,变成了用自拍吸引对方来进行交流。打电话是一种主动表达,而自拍更像是一种自我标识。当我们自拍后总喜欢把最好的一张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,比如发布在 Facebook、Instagram、微博、微信朋友圈等,获得网友们的点赞和评论。通过这种自拍,我们发布自己的形象,分享自己的生活,消费自己的表达,从而达到社交的目的。只不过这种社交是一种完美社交、虚拟表达,我们从来不知道自拍照背后那个真实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获取的自拍照基本上都是过度美化后的自拍,我们对照片的评论,更是一种过于丰富的想象和过度阐释的结果。

纽约大学的尼古拉斯·米尔佐夫在《如何观看世界》中提到一个观点说,自拍能够引起共振,这种事情并不新鲜,它只不过体现和强化了自画像的悠久历史。我们熟知现代主义风格的画家,比如梵高、高更、塞尚都是自画像的高手。他们之所以钟情于自画像,是因为清楚明晰的自画像最能拉近它们与观众之间的距离,自拍延续了这种功能。我们投向镜子的目光是主观想法的印记,虽然一般来说不至于病态到自恋症的程度,但也足够自信到让画家产生一种自我陶醉。它们总体来说都表现了一种对自我的强烈迷恋,让画家得以在画纸上永生,同时也是画家声望的证明——自拍弱化了自画像的艺术功能,把自画像变成了举手之劳的大众艺术。

我们可以对比自拍照与自画像,自拍当然也是一种自我迷恋的证据。我们总喜欢自拍,比如在旅游途中、用餐过程中、社交环境中。有时候为了自拍,会打断正在进行的事件。这方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: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,演员布莱德利·库珀拍摄了世界知名演员们会聚在主持人艾伦·德詹尼斯的周围,准备自拍的图片,这张照片发布在社交媒体上,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一张照片。

自拍在这种语境中,更像是一种数字化的表演。它融合了个人图像、创作者作为主人公的自画像以及机器制作的艺术图像,最终汇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明显和流行的艺术。

约翰·伯格在《观看之道》中说,观看先于言语。他的意思是说,观看确立了我们在周围世界中的地位,因为我们观看到别人在观看我们,我们是别人眼睛里的镜像。在一个全民自拍的时代,我们可以说,自拍代替了所有的言语。自拍再也不是观看别人,而是观看自己,然后迫切地需要别人的观看。观看别人是一种交流,观看自己是一种自我陶醉,陶醉在自我建构起来的世界中。这个世界最大的闪光点就在自拍的一瞬间,在那一瞬间,我们调动起来所有美好的表情、所有身体的经验,渴望达到一个完美的顶点。当这个自拍的瞬间过后,我们表情松弛、面目可憎、无精打采、生活平庸。相比那个完美的瞬间,我们仿若掉进了一种生活庸常性的深渊,而那个瞬间是对这种庸常性的升华。

为了瞬间的荣耀,为了逃离日常生活的禁锢,我们迷恋上了自拍,自拍成就了每个人。

(新浪)